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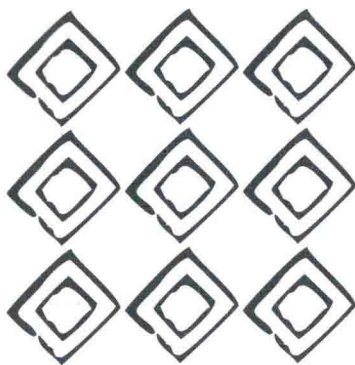
「英」泰伦斯·霍克斯 著 翟晶 译

结 构 主 义

与

符 号 学

1	2	4		7	8
	2	3	4	6	8
1		4	5	7	8
1	2		5	7	
		3	4	5	6
					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英] 泰伦斯·霍克斯 (Terence Hawkes) 著

翟晶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英) 泰伦斯·霍克斯 (Terence Hawkes) 著; 翟晶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6

(西方人文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ISBN 978-7-5130-5634-2

I. ①结… II. ①泰… ②翟… III. ①结构主义语言学 ②符号学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2184 号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2nd Edition / by Terence Hawkes / ISBN: 9-7804-1532-1532

Copyright © 2004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知识产权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 高 超

责任校对: 王 岩

封面设计: 品 序

责任印制: 刘译文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英] 泰伦斯·霍克斯 (Terence Hawkes) 著

翟 晶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3

责编邮箱: morninghere@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60.00 元

ISBN 978-7-5130-5634-2

京权图字: 01-2016-591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总编前言

很显然，要说出为“新声”丛书所作的第三篇总编前言还有点什么价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二十五年前开始编撰这套丛书时，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学院里的文学研究已日益复杂起来，且被狂热之徒的所谓“理论”“语言学”“政治学”统辖着。而本书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本科生或初入学的研究生，在新的处境面前，这些学生要么默默地忍受着，要么受到了严正的警告，要求他们予以反对。

“新声”有着自己的倾向。1977年的第一篇前言，悲观地谈到了“一个急速、剧烈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以及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十分关键的“假想与预设被侵蚀”。它宣称：“自以往继承而来的模式与类别不再适合新一代人所经验到的现实”。而从书中的每一卷，目标都将是：通过把对新观点的细节探索与对相关概念的发展的清晰而具体的阐释结合在一起，从而“鼓励，而非抵制改变”。如果神秘化（或赤裸裸的妖魔化）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明晰（包括关键时刻的不可避免的妥协）则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一种“关于未来的特定话语”正在远处呼唤，那我们希望，我们至少能够理解它。

随着末世的逼近，第二篇前言对预言般现身于废墟之间的粗暴野兽忧

心忡忡。它抱怨道：“我们如何能认识或应对那些新东西？”，它报道了“一大波没有确定名称的可憎活动”的令人惊惧的到来，并承诺将谨慎地把它们监管在“有先例的边界上、可思议的范围内”。它总结说：“无论如何，不知不觉地构成了我们思想的不可思议之物”已成为老生常谈。不过，鉴于它为那个已失去了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了一点可行的方案，我们还是不要指责它吧。

在这种情境下，任何后续的也是最终的努力，所能做到的都只是谦卑地回顾，我们为丛书依然存在而惊叹，并且，由于这套书曾为这些年来文学研究中发生的话语和命题转向提供了最初的通道，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不过，现在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书，并不仅仅具有历史价值，正如其作者所言，他们所挑起的话题依然有效，他们所参与的讨论依然令人困扰。总之我们没有做错。学院里的研究的确发生了急速而剧烈的变化，试图去适应，乃至推动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一套新的话语也发展起来了，以便适应这种剧变。这个进程从未停止。在我们这个正在溶解的世界里，多年以前在学院内外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那些东西，如今似乎正成为现实。

“新声”丛书是否为我们走向这个新的领域提供了预示、勾画了地形、充当了向导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不应该由我来说。也许，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它就在那里。为难道下笔的第三篇前言提供合法性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它还在那里。

泰伦斯·霍克斯



致 谢

对本书的最初的支持，来自已故的约翰·D. 姜普（John D. Jump）教授，对此我依然怀着深深的感激。我只盼望此书的完稿和出版能够配得上他的支持。

我必须感谢耶鲁大学的维克多·厄里奇（Victor Erlich）教授，他慷慨地向我敞开了他的专业知识的大门，甚至在科德角湾游泳的时候，他还在向我赐教。我还要特别感谢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教授，他一丝不苟而不知疲倦地阅读了我的一些十分艰涩的章节，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至于书中依然存在一些错误，无疑是我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

任何一本综述型的书都必然会借鉴和引用其他著作，本书也不例外，我尽量保证在书中提到绝大部分被借鉴和引用的书籍。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三位作者的结构主义论述对本书的形式与内容的影响尤其巨大：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罗伯特·肖尔斯（Robert Scholes）。我大量地引述了他们的著作，并且，尽管我试图以常规的方式在行文和参考文献中将我对这些著作的引述标示出来，但它们的影响却是贯穿于本书的始末的，无所不在且为之赋形，我根

本无法确切、具体地标示出它们的影响。我只能请求本书的每位读者也读一读他们的书。

我还要感谢利华休姆基金会的理事们，他们所提供的研究资金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最后，我也要感谢卡迪夫大学中我的学生们，他们很早就对本书作出了反馈，充分证明他们没有辜负老师的耐心教诲。

而我最诚挚的谢意永远要给予：我的妻子。

泰伦斯·霍克斯

卡迪夫大学

目 录

一、导言	1
维 科 / 3	
皮亚杰 / 7	
结构主义 / 8	
二、语言学与人类学	11
索绪尔 / 13	
美国结构语言学 / 21	
克劳德·李维-斯特劳斯 / 24	
三、文学的结构	51
俄罗斯形式主义：骑士出动 / 53	
欧洲结构语言学 / 66	
诺曼·雅各布森 / 68	
A. J. 格雷马斯 / 78	
茨维坦·托多洛夫 / 85	
罗兰·巴特 / 95	

四、符号科学	111
五、结论：面向老“新批评”的新“新批评”？	139
“新批评” / 141	
“新”新批评 / 145	
后 记	149
译后记	161
参考文献	163
扩展阅读	199
原著 2003 年出版时的简介	204
作者简介	205



一、导言

对于普通的英语使用者来说，诸如“结构”“结构主义者”“结构主义”这类语汇未免显得有些抽象、复杂、新奇，甚至带点法国腔，而这种状况通常会让它们显得很可疑。

但无论有多少人抱持着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偏见，细细想来，这却也没有多少道理。“结构”这个概念，以及各种“结构主义者”的观念，共同面对着一个可以被统称为“结构主义”的世界，而它并非完全疏离于我们所能够接纳的那些思考方式，也不是从上一个十年中弥漫着硫黄臭味的巴黎空气里破土而出的怪胎。

维 科

1725年，著名的意大利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新科学》（*The New Science*），这个划时代的事件，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维科所认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的范本就是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培根（Francis Bacon）、牛顿（Sir Isaac Newton）等人的“自然”科学，它试图向“诸民族的世界”展示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在“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就，简单地说，它的旨归就是建构一门“人的物理学”。

这门新科学的核心，在于维科的一个关键观念：如果我们恰当地看待

“原初”人，会发现他并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相反，他应对世界的方式充满了“诗意”，本能而独特，因为他拥有内在的“诗性智慧”（*sapientia poetica*），这种智慧指引着他，去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并将其发展成隐喻、象征、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这个“发现”——来之不易，因为“凭我们开化人的本性，我们近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①——表明，那些看似荒唐可笑的关于创世、关于早期人类社会中建立社会制度的过程的表述，不应以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它们所再现的，并非对现实的孩子气的“原始”反应，而是对另一种秩序的反应，而这种秩序最终、必定是属于认知范畴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面向现实的“谎言”，而是一种用以认知、编码、再现的成熟、复杂的方式；它们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渲染，而是某种应对现实的方式：“因此，应学习的最早的知识应该是神话或神话故事的解释，因为下文还将见到各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民族民族的一些最古的历史”。^②

神话，一经恰当地阐释，可被看作“最初各族人民的民政历史，最初各族人民到处都是些天生的诗人。”^③比方说，

在这种王国里流行的民政制度，是由诗性历史在许多涉及歌唱竞赛的寓言故事里给我们叙述出来的……因此实指英雄们争夺占卜权的竞争……例如林神马西雅斯……在一场歌唱竞赛中，他被亚波罗赛输了，就被亚波罗给他剥了皮……塞壬海妖用歌声把水手们催眠，然后把他们的喉咙割断；狮身人面妖斯芬克斯出谜

① 文中所示维科《新科学》中的段落，是依据修订过的第三版标注出来的，修订者为托马斯·戈达德·柏金和马克斯·哈罗德·费希尔，（伊萨卡与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8年）。Vico.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revis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译文见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4节（第30页）。

② 前引书，第51节（第54-55页）。

③ 前引书，第352节（第166页）。

语给游人猜，猜不中就把他们杀掉；女妖喀尔克凭她的迷魂歌声把攸里赛斯的伙伴们变成猪……以上这些事例都描绘出英雄城市的政治情况。这些寓言故事中的水手们，游客们和浪游人们都是些外方人，也就都是些平民们，他们和英雄们竞争，企图分享占卜权，打败了就遭到了残酷的惩罚。^①

也就是说，所有的神话，都植根于古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且反映了他们为了赋予经验一个可行、可理解、人性化的形状而付出的努力。维科认为，这个形状来自于人类的思想本身，且成为被人们认定为“自然的”“天生的”或“真实的”世界的形状。

这就奠定了真实—人造 (*verum factum*) 的原则：人们眼中的真实 (*verum*) 之物，与他的人造 (*factum*) 之物是一回事。当人们去感知世界，他并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思想赋予了它形状，而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或“真实”），也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形状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深思熟虑，就足以见出诗性真实就是玄学的真实，而不和这种诗性真实一致的物理就应看作虚伪的。”^②

简而言之，“研究人的物理功能”表明，人类已经“创造出人们自己”^③ 而“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④ 因此，人类本身就应被看作杰出的“创造者”（古希腊用以表述“诗人”的词汇），而新科学也将专注于细致地研究创造或“诗化”过程。

这一状况具有双面性，且十分复杂。因为，不仅人类在自己的思想图像中创造了社会与制度，并且，这些东西最终也创造了他：

维科试图表明，建立“诸民族的世界”的最初行动，来自那

① 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46-648节（第361-362页）。

② 前引书，第205节（第119页）。

③ 前引书，第367节（第175-176页）。

④ 前引书，第331节（第154页）。

些自身还是（或已退化为）野兽的生灵，而人类本身也是在创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并非先存之物，而是结果、效应、产品，来源于建构制度的过程。^①

也就是说，人建构了神话、社会制度，实际上也创造了他所感知的整个世界，在这过程中，他也建构了自身。这个建构的过程，包含了对可辨识的、反复出现的形式的不创造，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化”的过程。维科将这个过程看作人类固有的、永恒的、决定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社会制度的创建中，它的作用力是连绵不绝的，并且，由于它的天性是重复，其结果也是可预测的。

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些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另样的。^②

一旦被人所“结构”，“诸民族的世界”就成了一个潜在的能动体，参与持续不断的结构化：它的风俗和礼仪如同一台强大的洗脑机器，而人类逐渐习惯并接纳了在人造世界中的生活，并转而将这个世界看作天然的、“自然的”。

维科的著作应被看作现代人的最早尝试，试图打破这类持续不断的结构化过程对于人类思想上的麻痹作用。因此，也正是从它开始，现代人认识到，那个过程乃是人类思想的首要特征。《新科学》与一些现代思想流派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这些流派的最重要理论前提，即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并非是按照某种先在的模型或规划而建构出来的。维科和存在主义者一样，似乎认为并没有什么先在的、“给定的”人类属性，也没有预设的“人类属性”。他也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似乎认为人类的特定形式是由特

① 柏金，费希尔：《新科学》前言。Vico.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revis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op. cit. p. xlv.

② 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47节（第105页）。

定的社会关联性和社会体制所决定的。

人类的一种天生的、永恒的特性，在“诗性智慧”中清晰地反映出来，它体现为创造神话、隐喻性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和需要：为了应对世界，也就是说，并非直面世界，而是采取其他的手段、迂回的策略，并非直接地，而是“诗意地”。维科坚称：“按照各种人类制度的本性，应有一种通用一切民族的心头语言，以一致的方式去掌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行得通的那些制度的实质，并且按照这些制度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许多不同的变化形态，把它们的实质表达出来。”^①这种“思想的语言”呈现为人类所共有的能力：不仅能生产结构，而且能使自身的天性服从他们的结构化需求。因此，这种诗性智慧的天赋，也就是结构主义的天赋，它是一种原则，贯穿于一切人类的生活。成为人，也就是成为一个结构主义者。

皮亚杰

如果我们都是结构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结构。然而，这个核心概念却是含混的，我们现在就应该近距离地考察它。

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给出的定义，是最有成效的尝试之一。^②他认为，结构，可见于实在之物的组合之中，它体现了下述基本概念：

- (a) 整体性的概念
- (b) 转化的概念
- (c) 自我调节的概念

所谓整体性，也就是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实在之物的组合本身是完整的，也并非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元素聚合而成。结构的各组成部分受到一

^① 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61节（第109页）。

^② 让·皮亚杰：《结构主义》，（巴黎：P. U. F. 出版社，1968年），第5-16页。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Le Structuralisme. Paris: P. U. F., 1968) pp. 5-16.

系列内在规则的支配，从而决定了它以及它的各部分的属性。这些规则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各部分在结构之外所各自拥有的要多，因此，一个结构十分不同于一个集合：它的各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内能够独立存在，而在结构之外，却并不能。

结构并非静止的。那些规则不仅赋予它结构，而且使其结构化。因此，为了避免降低到被动形式的水平，结构必须具备转化的程序，这样，新的材料就能不断地得到补充和整理。因此，语言——这种基本的人类结构，能够将各类基本语句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新的表达式，同时又将它们维系在各自独特的结构中。

最后，结构是自我调节的，也就是说，它不需要任何外援，它自己就能使转化程序生效。转化而成的变体，能够维系、支撑那些生产出它们的内在规则，并且“封闭”一个系统，使其独立于其他系统。比方说，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一种语言构成词句，并不是参照“现实”的模式，而是以自身的内在、自足的规则为基础。“dog（狗）”这个词存在于英语的结构之内、并且运作于其中，却与任何一个四条腿、汪汪叫的动物的真实存在毫无关联。这个词的行为，来自它作为一个名词的内在结构状态，而不是它的所指对象作为一个动物的实际状态。结构之“封闭”，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而言的。

结构主义

因此，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如前所述，它最关注的是对结构的感知与描述。自维科以降，它已受到现代思想家们的关注，它源于人们对感知之属性的认识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折，这次转折最终显形于20世纪早期，在物理学的领域里尤其明显，在其他大多数领域中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新”感知包括这样一种认识：世界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是由各自独立、特征显著、可被清晰地分类的事物所组成的。实际